

← (上接10版)

期待。大约正是怀着这样的期待,李愬才会汲汲于在造像上题刻己名,以此向乡邻或行人展示自己参与造像,标榜对兄弟李俊的友悌之情。在此意义上,安置在家宅附近、道路侧旁的李孝深兄弟造像,便犹如一座公共纪念碑,既是对身故的李俊及先祖的纪念,同时也是对参与造像的族人道德品行表彰。

\* \* \*

道德标榜一题名竞争一题名异刻,这就是笔者所推测的李孝深造像记中“出格”题名的生成过程。若此不误,则不难想见,围绕造像题名,李孝深一族大约曾产生纠纷,尽管纠纷可能很快就以皆大欢喜的方式获得消解,但造像题名中仍留下些许痕迹,使我们得以在千年之后窥见彼时生活的普通人所思所想的一面。而张安世造像题名中的补刻,其背后或许也有类似李孝深家族那样的纠纷吧。

当然,即便有张安世家的例子作为佐证,笔者仍无法自信前文所描述的图景即确曾发生于李孝深一族。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图景与其说是真实发生的历史,毋宁说是可能发生的历史。这么说,除了史料不足征外,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历史研究常常是以合乎逻辑的方式串联材料、组织叙事,而真实的历史却充满偶然。历史研究对偶然往往无能为力,故只能将偶然解释为必然,通过或隐或显的方式建立因果联系,从而描摹出看似合理、可以被理解的历史。显然,这样的研究存在巨大危险,其所迫近的历史“真相”极有可能只是可能或者说“应当”发生的历史。当然,可能发生的历史也有其意义:一方面,可能发生的历史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拼图,不能挖掘历史的可能性,就不能很好的理解历史的现实性(何兆武《可能性、现实性与历史构图》,原题《历史研究中的可能与现实》,载《史学理论研究》1988年第1期,改题后收入氏著《可能与现实——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15页);另一方面,可能发生的历史因其符合逻辑,重复出现的几率也更大。而在后者的意义上,或许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前文所描述的历史图景即便没有发生在李孝深家,大约也会在别的某个家族出现吧。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汉唐历史文献的史料批判研究”[16CZS037]阶段性成果之一,写作过程中蒙山东大学孙齐先生多所指正,谨此致谢。)

# 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埃及学特藏书

金寿福

古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1822年,法国人商博良破译象形文字,象征着埃及学的诞生;由此开始,法老时期的三千年历史被逐渐解读和复原。埃及学是一门冷僻的学科,却又是借助世界上众多国家的无数学者们忘我工作而发展的学科。

古埃及人把宗教铭文刻写在用石头建造的神庙、坟墓等的墙壁上,同时,干燥的气候有利于古埃及人用来书写的纸草保存。这些留传下来的古迹,完好地体现了古埃及文明,为我们了解和理解一个文明诞生的动因、发展的动力及其没落的内因和外因等提供了非常难得的解剖标本,是研究和剖析古代文明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一如从法老时期存留下来的众多木乃伊告诉我们当时埃及人的族群、营养、健康、寿命等方面非常珍贵的信息。

中国也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对古埃及文明的系统了解和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为了填补中国在古典学、亚述学、埃及学等学科在研究领域的空白,林志纯先生在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在东北师范大学创办古典文明史试办班,聘请国外专家培养上述学科的研究人才。三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国内不少高校和研究机构有了专门研究古埃及文明的专家和学者,并发表了许多造诣颇深的学术论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从事古埃及文明研究所需的图书资料却并不丰富,一直以来只有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史所的藏书可以说是初具规模。

为了填补这方面的缺失,2018年,复旦大学图书馆购置了迪林—鲁斯曼私人藏书。这些图书是古埃及考古学家诺伯特·迪林(Norbert Düring)和古埃及艺术史家埃德纳·R.鲁斯曼(Edna R. Russmann)两位学者的私人藏书,由坐落于美国波士顿的人文艺术图书公司(Ars Libri Ltd.)经销。人文艺术图书公司成立于1976年,专门为有意购买和出售人文和艺术方面图书的学者、收藏家、艺术家以及相关的机构牵线搭桥,尤其在收购并出售古代历史、艺术、建筑和考古等方面的私人藏书方面享有国际声誉。该公司此前已经为中央美术学院、浙江大学等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提供了涉及艺术史、文艺复兴时

期艺术文化等方面的私人藏书。迪林—鲁斯曼私人藏书约有2500种,由于其中不少书为上下卷、三卷本或多卷本,该藏书的数量超过6000册。

迪林于1996年获得博士学位,专攻古埃及考古,长期供职于德国驻埃及考古研究所,曾在埃及的许多古代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鲁斯曼于1989年在纽约大学艺术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凯尔西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和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供职,曾担任布鲁克林博物馆埃及分部主任,出版《古埃及雕塑》等著作,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先后多次策划和主办有关古埃及和近东文明的展览。

这份合二为一的私人藏书的最大特点在于,迪林的藏书以埃及考古方面的图书为主,有许多是德文图书;鲁斯曼的藏书则多为艺术和展览方面的图书,基本上是英文图书。二者的藏书主要为精装书和图册,装帧精美、图文并茂。

这份藏书是两位学者从初学埃及学专业开始到后来长期从事埃及学研究和考古积累起来的,其中许多为从事埃及学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迪林的藏书中有以下学习和研究古埃及考古至关重要的专著:由弗南德·德博诺(Fernand Debono)等人在对赫利奥波利斯和奥马里等史前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而撰写的多卷本报告;由芭芭拉·阿斯顿(Barbara Aston)编写的有关古埃及陶器和石器的书;由亚历山大·巴达维(Alexander Badawy)撰写的《古埃及和近东建筑》《埃及建筑史》等著作;由埃尔夫德·M.布莱克曼(Aylward M. Blackman)撰写的多卷本《麦尔的岩石墓》;由戴维斯夫妇(Nina and Norman de Garis Davies)发掘和整理的位于底比斯、阿玛那和萨卡拉的新王国时期官吏墓的报告,其中包括由戴维斯女士亲手制作的壁画彩图,这些原始壁画大部分已经不复存在;由著名考古学家拉比伯·阿巴齐(Labib Habachi)对阿斯旺、尼罗河三角洲、努比亚等地的神庙、墓地进行考古发掘的研究成果的著作;由埃及本土学者阿里·哈桑(Ali Hassan)在萨卡拉进行的长时间、大范围考古发掘的研

究成果的三卷本著作;由法国著名考古学家古斯塔夫·热基耶(Gustave Jéquier)对埃及古王国时期的王陵和官吏墓以及中王国时期马斯塔巴墓进行发掘和整理的研究成果的多卷本著作;由奥地利著名考古学家赫尔曼·容克尔(Hermann Junker)对吉萨王室和官吏墓地进行发掘的成果研究报告共十二卷,以及他对菲莱岛伊西斯神庙进行的发掘整理和铭文抄写工作的多卷本报告。此外,藏书中还包括介绍开罗埃及博物馆藏品(包括葬瓮、木乃伊、石棺等)的多卷本图录。

鲁斯曼的藏书中,有许多是研究古埃及艺术和文化必不可少的图书,它们包括:由著名艺术理论和艺术史家海因里希·舍费尔(Heinrich Schäfer)撰写的《埃及艺术原理》《论埃及艺术》《古代近东艺术》等书;由迪特·阿诺德(Dieter Arnold)撰写和主编的古埃及艺术和建筑方面的专著和工具书,如《埃及建筑艺术百科词典》等;由著名古埃及艺术史家盖伊·罗宾斯(Gay Robins)撰写的《古埃及艺术》《古埃及绘画和浮雕》《古埃及雕塑》《古埃及艺术中的比例和风格》;由英国著名埃及学家西里尔·奥尔德雷德(Cyril Aldred)撰写的三卷本《古埃及艺术演变史》和《法老时期的埃及艺术》;由著名艺术史家格罗内韦格·法兰克福(H. A. Groenewegen Frankfort)撰写的《捕捉瞬间:论古代近东艺术中的空间和时间》;由埃里克·霍尔农(Erik Hornung)撰写的《从观念到形象:论古埃及人的思维》;由理查德·H·威尔金森(Richard H. Wilkinson)编著的《古埃及艺术中的象征和魔法》;由玛莎·希尔(Marsha Hill)编著的《古埃及王室铜像》;由鲍迪尔·霍内曼(Bodil Hornemann)撰写的七卷本《古埃及雕塑种类》;由伊莉莎白·施特赫林(Elisabeth Staehelin)编著的《古王国时期埃及服饰研究》;由路易瑟·克勒布斯(Luise Klebs)编著的《中王国时期的埃及浮雕和绘画》《新王国时期的埃及浮雕和绘画》;由君特·格林(Günter Grimm)撰写的《开罗埃及博物馆收藏的托勒密和罗马时期的艺术品》;由彼得·克莱顿(Peter Clayton)编著的《重新发现古埃及艺术:十九世纪艺

术家与游客》,等等。

此外,鲁斯曼藏书中包含美国密歇根大学凯尔西博物馆、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布鲁克林博物馆、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史密森学会以及瑞士巴塞利古代艺术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卢浮宫收藏的埃及艺术品图录和这些机构曾经举办的有关古埃及雕塑、古埃及人首饰、古埃及人日常生活、墓室壁画和浮雕、古埃及纺织品、古埃及玻璃制品和制作技艺、象形文字的艺术特征、图坦卡蒙陵墓出土物,古埃及神像、阿玛那时期的王室妇女、图坦卡蒙的葬礼、金字塔时代的古埃及艺术、古埃及墓葬品、古埃及化妆品和古埃及人的化妆艺术、古埃及墓碑艺术的发端、古埃及艺术与古代近东艺术、希腊罗马时期埃及人宗教崇拜和从埃及出土的钱币等展览的图册。

复旦大学图书馆之前通过教育部人文科学图书建设专项资金购置了一定数量埃及学方面的图书,不过以语言和文字类图书为主。迪林—鲁斯曼私人藏书中不仅有很多学科基础类图书和工具类图书,而且还有许多昂贵、甚至绝版的考古、艺术图册,不仅能够满足本科学生在选修与古埃及文明相关课程时所需的图书资料,而且对于选择埃及学为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来说,这些图书为他们撰写学位论文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今非昔比,许多高校在图书购置方面加大了资金投入。尽管如此,购置这份价值近两百万的藏书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教授为了购置这批图书花费了许多时间和心血,使得从国外一次性购进大批图书这样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在短时间内顺利完成。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领导以及文史研究院的刘震研究员在此过程中给予了宝贵的支持。毫无疑问,这批特藏书必将为复旦大学图书馆创建比较完备的埃及学学科藏书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有兴趣选修古埃及历史课程和有志于古埃及文明研究的学生提供必要的工具书和参考书。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